

成吉思汗纵横天下纪实

# 成神·家族

叶童 著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戰神家族

成吉思汗纵横天下纪实

● 叶童 著



(川)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张问渔

特约编辑:王 益

技术设计:晓 石

## 战 神 家 族

——成吉思汗纵横天下纪实

叶童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 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前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8 字数 470 千

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

ISBN7-220-02695-1/K · 385

定价:17.80 元(软精装)

##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描写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征服历史的长篇小说。作者集中笔力，表现了成吉思汗等人争霸草原，南伐金、宋，横扫欧亚，远征至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中东地区，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大帝国的辉煌进程。

作品广泛采用了蒙古史料和民间传说，故事性强，富传奇色彩，对战争的叙述场面宏大、波澜壮阔，读来使人荡气回肠，有如置身真情实景之中。

# 目 录

## 第一卷 争霸大草原

1. 铁木真穿过草原，去迎娶弘吉刺部的美女孛儿帖 …… (1)
2. 孜儿帖被抢，铁木真联兵复仇 ……………… (23)
3. 札木合陷入情网。谁来做可汗 ……………… (44)
4. 兄弟变仇敌——十三翼之战 ……………… (84)
5. 三方共讨塔塔儿，铁木真压服主儿乞 ……………… (102)
6. 大战阔亦田，王罕、铁木真与十二部联军对垒 …… (123)
7. 者别的箭射中了铁木真。“那给我戴枷的  
和喂我马奶的……”美丽的塔塔儿姐妹 ……………… (145)
8. 两雄不并立，铁木真兵败哈兰真沙陀；  
奇兵袭金帐，蒙古人征服克烈族 ……………… (172)
9. 一个绝色美人和一个怯懦君王：纳忽崖之战 …… (206)
10. 札木合求死。纳牙阿断情。忽兰献身 ……………… (232)
11. 铁木真就任成吉思汗。  
通天巫的野心和西夏的臣服 ……………… (243)

## 第二卷 伐 金

1. 成吉思汗空营伐金，十万大军逶迤南下 ……………… (273)
2. 野孤岭之战木华黎扬威，四十万金兵全军覆没 … (289)
3. “变中原为牧场”。蒙军攻陷中都城 ……………… (307)
4. 木华黎进军辽东，三木合兵败黄河，  
博尔术中伏丧命 ……………… (329)

• 1 •

## 第三卷 橫扫欧亚

1. 来自花刺子模的噩耗：一支蒙古商队被屠杀。  
    西征万里行。成吉思汗纵论人生之乐 ..... (342)
2. 蒙军兵分四路，向花刺子模全线进攻，  
    若干城市变为废墟 ..... (365)
3. 成吉思汗攻占撒马尔罕。者别、速不台千里追踪，  
    逼死花刺子模国王摩河末 ..... (381)
4. 残酷的玉龙杰赤争夺战 ..... (396)
5. 拖雷毁灭呼罗珊 ..... (407)
6. 札兰丁奋起抵抗，蒙军惨败八鲁弯。  
    成吉思汗向丘处机问长生之道 ..... (417)
7. 者别、速不台纵横钦察草原，大败俄罗斯联军 ... (437)
8. 兵还蒙古，消灭西夏。战神之死 ..... (450)

## 第四卷 儿孙英雄

1. 窝阔台继位。拖雷攻金与金国之亡 ..... (475)
2. “长子西征”，蒙军席卷俄罗斯、波兰、  
    匈牙利。拔都计划占领整个欧洲 ..... (504)
3. 从贵由到蒙哥。旭烈兀鏖兵中东，攻克巴格达 ... (536)
4. 蒙哥魂断钓鱼城。忽必烈灭宋，  
    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 (559)

# 第一卷 争霸大草原

## 1

### 铁木真穿过草原，去迎娶弘吉刺部的美女孛儿帖

落日。草原。两个蒙古骑士并马而来。

左边的那个约摸十八九岁，长得剽悍高大，破旧的衣衫遮掩不住隆隆鼓起的肌肉，厚重、宽大的蒙古式嘴唇显得尤为突出。

这正是后来以“成吉思汗”之名威震天下的铁木真。和他同行的是他的同父异母弟弟别勒古台。

二人此行的目的地，是居住在怯绿连河下游的弘吉刺部。奉铁木真之母月伦夫人之命，铁木真将去与该部的少女孛儿帖完婚。

“孛儿帖……。”

铁木真在心底反复念叨着这个名字。像在以往放牧、狩猎、亡命草原的无数时刻一样，这个名字给他一种神奇的慰藉，仿佛一股甘泉，透过他强健的肌肉，渗入心底，回味无穷，此刻倍感强烈。

但是，铁木真却无法再忆起孛儿帖清晰的形象，十年之前，他曾与父亲也速该去过弘吉刺部，见过孛儿帖，现在仅仅依稀记得她是一个顽皮、活泼的女孩儿，比自己大一岁。婚事就是那一次由也速该与孛儿帖的父亲德薛禅共同议定的。

十年过去了，孛儿帖长成了什么模样呢？他是否还会记得自

## • 战神家族 •

已呢？

令铁木真有一些隐忧的，是他和他的家族目前的境况。他的父亲是蒙古族乞颜部的首领，草原上著名的勇士，生前威震一方，拥有无数的牛羊和族人。他的童年是在幸福和荣誉中度过的。

但这一切却随父亲之死化为过眼烟云。

父亲的死说来和铁木真的婚事有着直接的关系。在铁木真和孛儿帖确定婚约之后，按照草原上的习俗，铁木真作为未来的女婿，留在孛儿帖家住下，而也速该则离开怯绿连河的弘吉刺部驻地，独自一人返回斡难河畔的乞颜部落。

也速该深爱着自己的长子铁木真。倔强、机智、勇敢，他仿佛从自己的儿子身上看到自己往昔的影子。

铁木真生于蒙历的马儿年马儿月，即公元 1162 年古历七月。当时也速该正率乞颜部的族民，与该部落的世仇塔塔儿部进行恶战。当也速该凯旋归来时，铁木真已呱呱坠地。

也速该欣喜异常。月伦夫人告诉他，这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满面红光，手里紧攥着一块坚硬的血饼，形状犹如“苏鲁锭”。“苏鲁锭”样子像长矛，那正是蒙古族战神的象征。

在也速该带回的俘虏之中，有一个叫“帖木真”的塔塔儿部酋长。为了纪念战争的胜利和儿子神奇的降生，也速该便给自己的儿子取名“铁木真”，那是蒙语“铁之变化”的意思。

显然，这个孩子生来就和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也速该决心以最大的能力培育他，使他长大后能在部落林立、争斗不止的草原上为乞颜部争得光荣。

所以，当铁木真九岁的时候，他就带他到素以出美貌、贤惠女人著称的弘吉刺部，准备为铁木真择定一门如意的婚事。

刚到弘吉刺部，他们就遇上了德薛禅。“薛禅”是蒙语的一种称谓，意为“智慧”。“德薛禅”即名字叫“德”的智者。

德薛禅一见铁木真，便不住地打量。当问明也速该来意之后，

他便说道：

“你这个儿子两眼炯炯有神，红光满面，正应了我昨夜一梦。我梦见一只海东青带着太阳和月亮落到我的手掌上。这不正应在你和你的儿子来求亲这件事上吗？”

海东青是草原上一种凶猛的猎鹰。草原上的人皆视为勇猛、非凡的象征。德薛禅接下去说道：

“以你儿子的相貌来看，将来定是一开国立业之人。我有一女，美貌聪慧，不若就给他们定下婚事，不知你的意思如何？”

随即德薛禅请也速该父子二人，到了家里。然后要妻子朔且带女儿孛儿帖出见。

铁木真抬眼望去，只见一个明眸皓齿的女孩儿走出。不由得手足无措。

婚事就这样很顺利地确定了。

两个部落之间相距遥远。也速该孤身一人，餐风露宿，这一天来到了塔塔儿部的主因氏人的驻地。

主因氏人正在举行宴会。按照蒙古人的习俗，骑马者经过正在餐饮者旁边时，必须下马，不等主人许可便一同用餐。主人亦不应拒绝，而应以饮食款待。

饥饿的也速该便坐入了这群主因氏人之中。虽然他们是自己部落的世仇，也速该觉得他们不至于违背草原上的规矩、风俗，而对自己不利。

这群正在饮宴之人，恰是铁木真降生之前与也速该作战的对手。有些人认出了他。于是，他们暗中在酒里下毒。也速该却未加丝毫防备，依旧大饮大吃，不知已中了塔塔儿人的诡计。

继续上路不久，也速该便感头晕眼花，腹痛如绞。他知道已被塔塔儿人暗算了。而此处离他的部落驻地尚有三天三夜的行程。

也速该知道自己不能就此死去。他以坚韧的毅力，打马急奔。

## • 战神家族 •

他要把这件事告诉他的族人和妻子月伦。

当也速该拚着最后一口气赶回乞颜部时，月伦夫人大吃一惊。躺在妻子月伦的怀中，奄奄一息的也速该说道：

“我被塔塔儿人暗算了。快去叫晃豁坛氏的蒙力克来。”

泪流满面的月伦夫人急忙叫人找来蒙力克。

也速该说道：

“蒙力克，我恐怕活不了了。一切多有拜托。你速到弘吉刺部的德薛禅家，带铁木真回来。我已给他和德薛禅的女儿孛儿帖定下了婚约。”

蒙力克走后，也速该执着月伦的手，艰难地说道：

“自从我把你从蔑儿乞人手中夺来，你对我忠诚温顺，本想和你度此一生，永相厮守，不料歹毒的塔塔儿人将我谋害。你要把我的儿子们抚养成人，叫他们长大后杀尽所有高过车轴的塔塔儿人。”

说完之后，也速该大叫一声：“我儿铁木真，为我复仇！”随即死去。

正值壮年的也速该之死，给铁木真一家带来致命的打击。此时，长子铁木真方才九岁，次子合撒儿七岁，三子合赤温五岁，四子铁木格三岁，最小的女儿铁木仑尚在摇车之中。此外，也速该的“别妻”速赤还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别克帖儿，一个叫别勒古台。孤儿寡母，如果受到部落其它族众的照顾，生活或许不成问题。但事情很快向另一个方向发展。随着也速该之死，旧有的族众分崩离析，各自去投奔其它有实力的氏族，以求得庇护。在他们看来，也速该已经死了，好比河水已经枯竭，石头已经破碎。水干了就养不住鱼，石头碎了就失去了靠山。再跟着铁木真家族已经没有意义，所以纷纷另投门户。

同时，部落里一些以前和也速该有争斗的贵族也开始排斥、打击铁木真母子。不让他们参加集体的祭祖活动，不让他们随部落

一起放牧、迁移。铁木真一家实际已被逐出了乞颜部。牛羊畜群也被以前的部众带走。

几个月之后，铁木真家族的财产只剩下了九匹银合马。部众也仅余一个叫豁阿黑臣的老仆妇。

在草原上，一个家族失却了牲畜，也就是失却了生活的来源，因为游牧民族不事耕作，全凭牲畜、马乳或狩猎为生。而失去了氏族和部落的屏护，生活也就没有了保障，势必遭到其它部族的侵扰。

此时，三位妇人，七个幼子，九匹银合马，又远离部族，铁木真一家生活之困顿可想而知。

所幸铁木真的母亲月伦夫人不仅貌美，而且坚强。虽然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抚养儿女以复仇的信念却支撑着她。她脱下盛装，由贵族夫人变为一个为养活一家十口而不辞辛劳的平凡妇人。只不过她所做的一切实在不平凡。她率领全家大小，奔波于斡难河一带的草原。没有牛羊畜肉、马乳，她就捡拾落在地上的梨果，挖掘草原上的野菜、树根，来供养这群大草原上的未来主人。铁木真也带领众兄弟在溪谷中钓鱼，捕捉幼小的野兽，来补助一家大小的生活。

然而，灾难却似乎遥无尽头。

同属蒙古族的泰赤乌部，曾在也速该死后夺走了其部众、奴隶、牛羊财产，他们惧怕铁木真兄弟长大后复仇，因为复仇是草原上亘古以来不变的传统。

这一天，泰赤乌部的首领塔儿忽台对部众说道：

“以前我们抛弃的铁木真母子们，如今像飞鸟、走兽一样长大了。为免后患，我们必须除掉他们。”

于是，他们对铁木真一家发动了突袭。

铁木真一家避入密林。躲了九天九夜之后，饥饿不已的铁木真走出森林。泰赤乌人抓住了他，并计划在欢宴之后杀铁木真祭

## • 战神家族 •

天。

铁木真虽被戴上枷锁，却不甘就此死去。趁防守他的人不备，他用枷角打昏看守者，而后带枷逃入树林。

泰赤乌人很快发觉铁木真脱逃了，随即四处搜寻。机智的铁木真表现了过人的智慧。他跳入林边的斡难河，让木枷漂浮于水面之上，自己仰卧于水中。

他成功地躲过了泰赤乌人的搜寻。泰赤乌人注意力在树林之中，丝毫未料及河上。仅有速勒乌孙氏的锁儿罕失刺发现了他。所幸锁儿罕失刺对他又同情又看重。在他的儿子沈白、赤老温、女儿合答安的帮助下，铁木真终于逃出了泰赤乌人的围捕。

等找到母亲月伦和其他家人之后，他们觉得斡难河畔已非他们容身之地，于是辗转迁移到了怯绿连河的支流，一条名叫桑沽儿的小河旁边。

不虞，一群主儿乞族强盗，又抢走了在铁木真家帐篷附近吃草的那群银合马。

这是又一次致命的打击。银合马是铁木真一家仅有的财产，是他们的命根子。草原上谁离得开马匹呢？行路需要马，战斗需要马，生活需要马乳。

铁木真发现马被抢之后，立即徒步去追赶。主儿乞人却骑着快马跑得无影无踪。这时，恰逢别勒古台骑着一匹秃尾劣黄马打猎回来。铁木真立即要别勒古台把马交给他。他要孤身一人，从强盗手中夺回马匹。

循着马群在草原上留下的踪迹，铁木真单人独骑，追了三天三夜。人困马乏的铁木真毫不气馁，虽然仍未看到强盗和马匹。此刻他已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长大，天赋坚强的个性使他不轻易放弃。何况此时要追回的是他一家十口仅有的马匹。如容强盗就此逃走，那不仅是对他的家族致命的打击，而且也是对他血气方刚的自信的打击。

第四天早晨，铁木真发现远处的草地上有一群马。他疾驰过去，却发现那并非他家的马匹。失望之余，他看见一个长得非常英俊的少年正蹲在那儿挤马乳。

铁木真向这个少年问道：

“兄弟，你可看见有人驱赶一群银合马经过这里？”

那少年显然对铁木真颇有好感，答道：

“今早上太阳未出之时，有这样一群马被人赶着经过这里，去的方向我指给你。”

随即这少年问铁木真为何要追趕这群马匹。铁木真简短地向少年叙说了马匹被盗之事。

那少年慨然说道：

“你来得好生艰难，男子汉的艰难都是相同的。我与你作伴一起去，一定帮你夺回马匹。我的父亲名叫纳忽伯颜，我的名字叫博尔术。”

铁木真非常感动。博尔术随即牵过一匹黑脊白马，让铁木真把劣黄马放了。自己则跳上一匹甘草黄快马。于是二人一道，沿着草丛中的踪迹追去。

一直到第六天日落之时，他们才在一个营地旁边发现了铁木真家的那群银合马。铁木真说：

“伙伴，你在这儿等着，我去把这马赶过来。”

博尔术回答：

“我既与你一道来此，岂能让你独去？”

于是，二人一起前去。马群并无人看守。他们很快将马群赶了出来。而后匆匆往回赶去。

不久，主儿乞人发现偷抢来的马匹又被人夺走了，于是相继追踪而来。当望见铁木真、博尔术时，这些主儿乞人高声吼叫起来，并用弓箭射他们。

当时铁木真背着一张弓。博尔术说：

## • 战神家族 •

“把你的弓箭给我，让我与他们对射。”

铁木真说：

“这是我的事，如伤着你就不好了。让我来吧。”

铁木真弯弓引箭，攒足臂力，一箭射去。其时双方相距甚远，领头的是一个骑白马的主儿乞人。他手持套马竿，正催马赶来。

利箭带着锐利的风声，直奔他的喉头。主儿乞人大惊失色，急忙伏身马上，躲过了这致命的一箭。

主儿乞人陆续赶来。铁木真、博尔术怒眼圆睁。主儿乞人慑于铁木真的臂力和箭的准头，齐声鼓噪，却不敢上前。双方对持良久。

不久天黑了下来。铁木真二人徐徐退走，主儿乞人大概是作贼心虚，也不再追赶。

回到博尔术家的牧地之后，铁木真对博尔术万分感激。铁木真说道：

“如果没有你，我的马怎么追得回来？这马我们两人可以分，你要多少？”

博尔术一口拒绝：

“你这是说什么话？我看你辛辛苦苦地赶来，又觉得我们意气相投，所以和你作伴同去，帮你夺回马匹，怎么会像拾外财样的要你的马呢？我不要。如果要你的，我与你结交还有何益处呢？”

随后，博尔术又尽其所能地款待铁木真。其时博尔术已为铁木真的气度、过人的胆识所折服。铁木真也觉得博尔术是一个难得的朋友。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博尔术后来成为铁木真手下的著名将领。

也速该死后的十年间，铁木真一家便是在如此的状态中艰难度日。父亲之死使铁木真心中早早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部族的背叛又使他尝到了人情的冷暖；敌对部落的屡屡袭击又锻炼了他机警、敏锐的反应能力。

他和兄弟们在草原上打猎、放牧，虽然家境不见好转，却也渐渐长成彪形大汉。慢慢地，铁木真成了这个家族的主心骨。他的眼光变得深沉，举手投足间自有一股令人不敢轻视的威严。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强壮的铁木真身上产生了一种对女性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是如此深刻，以至铁木真常常夜里睡不着觉，起而打马在草原上狂奔，以平息胸中燃烧的火焰。

母亲月伦觉察到了儿子身上的变化。

铁木真有时一个人闷不作声，在帐篷里一呆就是半天。他在想孛儿帖，那个他年幼时曾短暂相处的弘吉刺部姑娘。偶而他会忆起孛儿帖那如一泓秋水的双眸，似乎正在虚空之中凝视自己。更多的时候则什么也不能想起。颠沛流离、不断逃亡的生活，已使一切与孛儿帖有关的记忆黯淡，岁月流逝加深了遗忘的程度。铁木真因此而变得性情暴躁。

另一些时候，铁木真会想起合答安，那个泰赤乌部奴隶锁儿罕失刺的女儿。那次被泰赤乌部人抓住时，铁木真正是靠他们一家的帮助，才得以逃脱。

当铁木真躲在他们家中时，颈上的枷尚未打开。合答安，一个有着羊一般眼睛的温顺女孩，跪在他的面前，一边给他喂马奶，一边流下两行清泪。

铁木真永远不能忘记她那处女肌肤的柔嫩，芬芳。那芬芳的气味被他的嗅觉所记忆，思念之时便会重现。

只不过对合答安的思念却不能对外人诉说。于是，这两个少女都藏在铁木真的内心，成为他秘密渴望的源泉。

如今，铁木真正与别勒古台，前行在往弘吉刺部的途中。虽然内心渴望见到孛儿帖，但铁木真却始终感到心头沉甸甸的。

德薛禅是否还会认他这个贫穷、家道中落的女婿呢？事隔十年，彼此音讯不通，孛儿帖是否还在等待他呢？如今的孛儿帖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 • 战神家族 •

别勒古台闷不作声地跟着铁木真前行。有时他用眼角瞟望他这位同父异母的兄长，发现他脸上阴晴不定。

他们穿过一道密林，怯绿连河展现在他们眼前。他们的驻马之处是一道山冈。河谷两岸，绿草如茵，河水宽阔温驯，在夕阳的余晕下铺金镀银，滚滚流动。这正是弘吉刺人的祖居之地。水肥草美，一处天然的世外桃源。

铁木真勒马山冈，止步不前。别勒古台也只好停下来。长年生活在一起，他已习惯不再向铁木真提问。虽然他也长得高大威猛，甚至比铁木真更为敦实，他却对这位兄长抱有某种畏惧。他已习惯于唯铁木真的马首是瞻。

临近弘吉刺人的驻地，铁木真澎湃汹涌的心绪反而平静了下来。他心中飞快地闪过一个又一个念头，考虑了事情的各种可能。夕阳照在他面部的一侧，别勒古台望去，感到自己兄长脸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狠悍之色。

“苍天保佑我！”

铁木真在心底高喊了一声，随即打马驰下山冈，奔向弘吉刺人的营地。

在蒙古草原上，弘吉刺部是一个奇特的部落。在部落间数百年连绵不止的争斗之中，他们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可思议的超然态度。弘吉刺部落没有勇士，却有层出不穷的美人和智者。当然，战争总是不可避免地要波及他们的生活，但他们对此处之泰然。每当邻近或遥远的强者到来之时，他们总是向入侵者献上部落的美女和财富。大概受怯绿连河两岸秀丽的山水土壤的滋润，弘吉刺部的少女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在草原上声名远播，以至娶到弘吉刺部的女性为妻，成为草原各部人众的共同愿望。但这种愿望，往往只有部族中有权有势又有财的贵族或勇士，才能实现。

唯其如此，弘吉刺部方在草原纷飞不息的战火中，得以保持完整、安宁。不断嫁出去的美女，实际使该部落与草原上的实力

部落，建立起了密切的婚姻联系。再如何强大的部落，还不至于去攻击自己妻子、儿媳或孙媳的部落。这种姻亲联系的广泛性，已使弘吉刺部人许久未受战乱的影响。他们一心一意放牧牛羊马群，甚至搞一些简单的种植，而不像草原上其它部落那样迁移不定。怯绿连河似乎是他们选定的永久家园。

这或许是该部落智者最具智慧的选择。

铁木真隐约记得孛儿帖家的门户。几个热心的弘吉刺族人主动来给他们领路，很快就来到孛儿帖家的帐篷前。

帐篷前一群姑娘正在说笑。望着牵马而来的两个青年，她们停下了话头，一齐将目光射向这两个年轻的陌生人。

铁木真一眼就认出了这群少女之中最为出众的，正是他思念多年的孛儿帖。但见她一头漆黑发亮的长发披垂，修长的颈脖白皙无比，身材高挑，一根红色的腰带束在细巧的腰上，紧身的衣裳显露突起的胸部起伏的轮廓。

孛儿帖似乎看出了什么又不敢肯定。一双如水的眼睛望着铁木真，那里面既有难以捉摸的纯洁的宁静，又有隐隐绰绰闪烁的火焰。

铁木真将马缰交给别勒古台，走上前去，正和闻声从帐篷里跑出的德薛禅照了个对面。

“呵，铁木真！”

德薛禅的背已经微驼，他大声呼叫自己的妻子：

“朔旦，快出来！看看谁来了？铁木真，是铁木真！”

他的叫喊，在几个弘吉刺族人和那群少女中，激起了一片议论之声。他们都知道，铁木真与他们族最为美貌的姑娘孛儿帖订有婚约。如今，高大魁伟的铁木真就站在他们面前，其气度完全像是不可一世之英雄。那群少女更是一边碰挤孛儿帖，一边评说不休。